

书香落日赏余晖

春秋雨

人生就是从春天走向冬季的一次旅行，少年时尽情享受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”的暖意，青年时沉醉在“水光激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的梦境中，步入中年奋笔疾书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之气魄，及至晚年忽而发现眼前已是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”，落日余晖悄然洒在眼前。

60岁，被很多人视为人生路上的一大转折点，曾经追得分分秒秒劳作的脚步从此慢了下来，曾经容光焕发的脸庞爬上了深深浅浅的皱纹。来时路上的只争朝夕、壮志情怀，曾经令人艳羡的掌声荣耀，渐渐变成了讲给子孙辈的乡愁，日常生活的旋钮从此切换到休闲旅游、清茶醇酒、书香琴韵的频道上。

每个人，都是“如意事只有一二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的一生，既辉映着“海阔凭

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的远大理想，也浸透着汗水劳作、酸甜苦辣。换言之，人生的每一段历程，无不丈量着岁月尺短寸长，无不记录着个人的艰辛付出、祈望追求、智慧抉择。人过60岁，不啻是登上人生又一座山峰，正在走近“落日熔金，暮云合璧”的瑰丽风景。读懂酸甜苦辣，读懂释怀放下，也就读懂了何谓人生。正如诗人刘大白所说“少年是艺术的，一件一件地创作；壮年是工程的，一座一座地建筑；老年是历史的，一页一页地翻阅。”

人到晚年，犹如来到枫叶正红、梨果飘香的秋天，是收获的季节，被欣赏的季节，更是需要被品味的季节。每个人的人生画卷上，没有谁一世无忧、功名显赫，也没有谁终生落魄、凄苦饥寒。无论幸福与愁苦、顺遂与坎坷、失望与希望，都是人生画板上不可或缺的色彩。也就是说，咸有咸的滋味

，甜有甜的味蕾，哪一种色彩、味道，都浸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、乡愁烟火、儿女情长，都是奠基人生路上的一砖一石，值得珍视，也值得珍藏。

人到晚年最好的姿态是什么？是心静淡然、随遇而安，耐得住寂寞，经得住悲喜，忍得住苦痛，提得起精神，心无旁骛地在一盏茶、一本书陪伴下，拥抱每一个落日余晖，乐享每一道风雨阳光、云卷云舒。苏轼说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毅纹平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只要眼中有江海，心中就阳光，就会无惆怅、无烦恼、无怨怼。

每个人的人生，又是自己谱写的一首奋斗交响曲，只要倾心阅读，即可读出“只言温暖不言愁”的蕴意，读出“往事如烟似水流”的豁达。当然，每个人走过的路程各不相同，有的人一路高歌、志得意满，有的

人曲曲折折、饱经沧桑，有的人平平淡淡、无名无分。正因不同，所以才更值得珍惜，更值得品味，更值得阅读。也正因不同，世界才多了一份精彩，人生才显得愈加炫目。

人生站上60岁台阶，不只是栖身老有所乐、颐养天年的时刻，也是让一杯茶、一本书陪伴落日余晖的最佳时间。晚年以书为友，与书相伴，读一读抚慰心境的《论语》《庄子》，还有唐诗宋词，读一读《增广贤文》《朱子治家格言》《菜根谭》《围炉夜话》，去聆听古人先哲“修身齐家治平”的智慧，或者走进新城老巷、文博展馆、锦绣河山，去体味“深秋帘幕千家雨，落日楼台一笛风”的静怡，去拥抱黄山、泰山、庐山的云海、松涛、瀑布，何尝不是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往的最好方式，何尝不是最好的文化旅行、身心滋养。

晚年阅读读的是什么？与其说是在读

历史、读他人、读故事，不如说是在读自己、读家庭、读当下，是在读心态、心性、心境，能不能读懂“有多少繁花满枝，就有多少秋叶飘零”。仿如《红楼梦》《大宅门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人世间》那些故事中的主人公，无论家境、身份、贫富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曾有过惊鸿风采，也都留下些许无奈伤痛。恰恰这些惊鸿风采与无奈伤痛，纯净着晚年的心态、心性和心境。

爱迪生说：“读书对于智慧，就像体操对于身体。”人到晚年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，让书香陪伴每一个日出日落，让阅读铺垫在每一级石阶上，不仅有助于愉悦身心、陶冶性情、修养灵魂，尤其能让人读出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”的景色，更可体悟出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人生本真，或许这就是书香晚年的魅力所在吧。

流金岁月

小搪瓷盆

王进聪

最近收拾卫生间，在我特设的“藏宝阁”(卫生间顶柜)里，儿子递给我一个小搪瓷盆，望着锈迹斑斑的小盆，眼前立刻浮现出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用它打粥的情景。

当时，我上五、六年级，农村也按生产队建起食堂。一开始，是几户村民集中在一户没有小孩子的人家吃饭，每餐由年轻人挑着水桶去打棒碴粥。没过多久，又改成由各家自行去打粥。生产队会计为了严格管理并控制定量，按各家人口制作了小饭票，以一票一碗粥的标准发到各户。我们家5口人，早上6碗(因伯父是壮劳力多给一碗)，晚上4碗，5口人根本吃不饱。巧手的伯母每天都想方设法的将土豆、南瓜、榆叶、杏叶甚至蓖麻叶，经过加工掺和到粥里做成一锅杂菜粥，全家吃得也是津津有味，每人都能肚儿圆了。每天到打饭的时候，各家都端着五花八门的用具去排队打粥。我家是用老式的瓦盆去打粥，这种瓦盆比较沉，还不结实，每次都是我与小脚的伯母去打粥，路上还要歇几歇。时间长了，特别羡慕用各色花盆打饭的人家。那时还不知道搪瓷盆这个词，我就跟伯母说咱们也买个有花的盆吧，又轻快又有沿，好端呀！不久，伯母托人从城里买回了这个小花盆，里边图案是十二生肖，正好能盛六碗粥。至此，这个小花盆成为我打粥的专属用具。

1964年8月，我被清水中学推荐入伍。当时，洗漱用品需自备，伯母就将小搪瓷盆交我带到部队。在部队的5年多，小搪瓷盆始终伴随在我身边，无论到哪执行长期或短期任务，我都带着小搪瓷盆，它已成为我亲密的“战友”，每天为我洗去脸上的汗渍，同时还为我隔三差五地洗去带汗味的军衣……小搪瓷盆整整陪伴我直至退伍。

这次翻到它，我仔细地把它擦拭干净，在盆底发现几行字清晰可见：“北京市搪瓷厂，2班，60.3.19，”粗算小盆也65岁了，虽然，这些年家中也添置了各种花色的塑料盆，但我还是独爱小搪瓷盆，它是我家的老物件，曾经见证了农村缺粮少油的艰难，我也不会轻易废弃它的，我要把它保留着作为忆苦思甜的证物。我将擦拭干净的小搪瓷盆又放回到我的“藏宝阁”中，我要把它的故事讲给孙女听。在富裕的生活中，也要珍惜每一粒粮食，要把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这首诗印刻在脑海里，建设繁荣昌盛的祖国需要我们从点滴细节做起……

瑞雪绘山村

胡焱

一场瑞雪在悄无声息中到来，飘飘洒洒，纷纷扬扬，带着温馨，饱含诗意，给寂静的小山村绘出一幅画卷。

举目仰望，可以看到晶莹剔透的雪花在空中飘扬，有时是君子风范，有时是淑女形象，有时又左摇右晃，像一个喝醉酒的小伙子在空中漫步。雪花在空中漫步，一会儿撞在了墙上，一会儿贴在了玻璃窗上，随风飘落，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，到处飞舞，好像一个个顽皮的小孩在玩捉迷藏。雪花落在房子上，好像给房子戴上了一顶白帽子，雪花落在树枝上，树木披上白色盛装，雪花落在地上，如同给大地铺上了洁白的地毯。片片雪花随风飞舞，真有“飞起玉龙三百万”的气象，这飞舞的精灵，用洁白的颜色将整个山村染得寂静、安详、浓重。

农家小院在雪落的时候格外安静，石头围墙、篱笆障子、稻草猪圈、林秸牛棚……它们在安静中与瑞雪握手、拥抱、亲吻，仿佛在接纳心爱的恋人。雪落下来最先染白的是屋顶，红瓦上先是芦白、再是乳白、最后是纯白。雪的厚度随着颜色的变化逐渐增加，铜钱厚、烧饼厚、砖头厚，再看小院，它怀着深情厚意，迫不及待地吧雪揽在怀中，融入自己的血液里。慢慢的，雪把小院覆盖在下面了，把自己的温暖献给小院，以这种形式回报小院的厚爱，于是雪占满了整个小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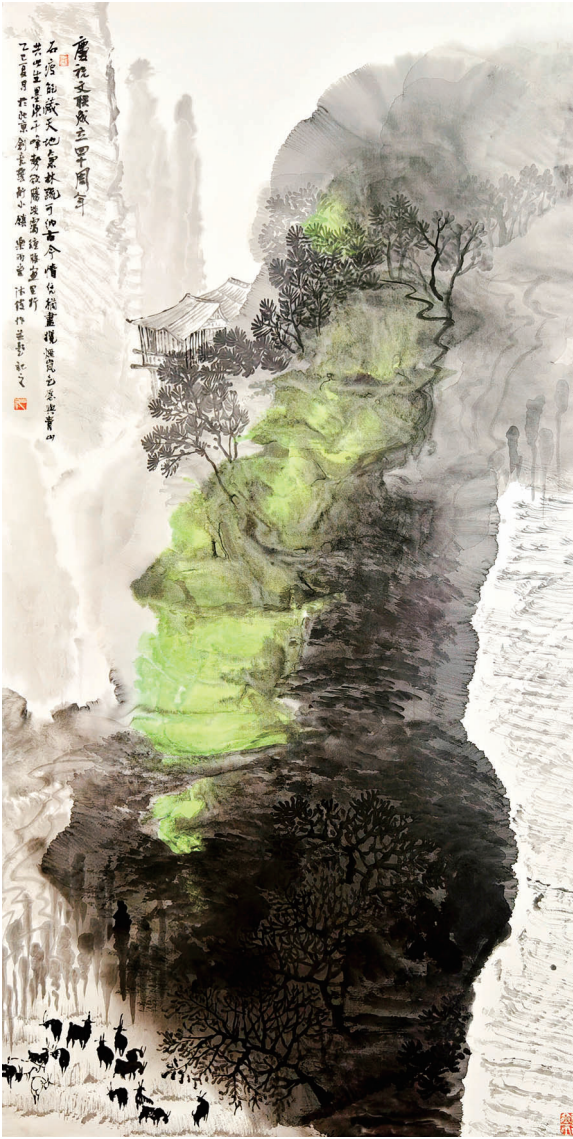
小狗对雪的到来也是兴奋的，它不停地在院子里来回奔跑，留下一串串梅花般的脚印。

雪后的山林更显幽静和神秘，白雪覆盖着山峰与树木，仿佛是一片神秘莫测的仙境。雪后的山林，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，无论是远处的山峰还是近处的溪流，都被白雪装点得如诗如画。

路边一排排树木显得别具一格，好像开了满树的银花。偶尔一阵风吹来，那些雪屑纷纷落下，像是梨花飘飘，婀娜多姿，让人展开无穷的遐想。远处群山由于雪的覆盖显得更加巍峨了，有的似奔腾的战马、有的如同狂舞的银蛇、有的如天空漫卷的白云、有的像大海澎湃的波涛……不由得使人想起了《沁园春·雪》中的诗句：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……”

清晨雪停了，山村变成了一个洁白的世界，空气格外清新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田野、山峦，皑皑的雪原上面汇聚了无数个小星星，闪烁着刺眼的光芒。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，在轻风中飘荡，好似朵朵白云。这雪，给孩子们增添了许多乐趣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抽冰尜、滑冰车……

雪落山村，是一场自然的遇见，更像是一场有情的约会。



石瘦能藏天地气 范德俊/作

小说

大厨李一勺(三)

赵春光

征稿启事

《京西时报》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，每周1个整版，逢周五出刊，设有《文化纵横》《推荐一本好书》《流金岁月》《花蕾》《联苑》等栏目。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生平台，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。

一、征稿要求

- 内容：须为原创，拒绝AI生成，文责自负。
- 体裁：散文（非虚构）、小说、诗歌、书画、摄影、篆刻、剪纸等。
- 要求：散文、小说：600—1500字为佳。诗歌：不超过30行。书画等：照片在1M以上，清晰、干净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- 投稿邮箱：mtgxwzx@vip.sina.com
- 投稿要求：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，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，标题统一格式为“区域+作者+文体+标题+字数”，如“门头沟李某散文《秋思》1235字”。
- 投稿提醒：来稿时，请注明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等。
- 联系电话：69849082(重要稿件，请电话确认)
- 联系编辑：贺京梅

三、版权声明

作品一经刊用，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。

《京西时报》
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

(接第1961期)

邓富安虽是琉璃渠村里的地主，但他并不是那种恶霸式的地主，之所以有了现在的一百多亩地和一些买卖生意，全是他家里几辈儿人艰苦劳作和省吃俭用换来的。据说邓富安他爹那会儿还暗地里倒腾过几回大烟土，有钱了，一下子又购置了好几十亩地，从此洗手不干，专门照顾自己的地了。村人有事求到邓富安头上，他也能帮助些个，大多是借钱，钱可以借，但必须得还。别看邓富安娶了好几个媳妇，但至今也没能有个传续香火的儿子，闺女倒是给他生了几个，可那不顶用呀！眼看着自己就奔六十了，邓富安能不着急？这不，去年根儿上又娶了正值青春年华的菊红。

一天傍晚，邓富安家的管家拿着点心、烧酒等礼物来到李一勺家，“我家老爷三月初八要办六十大寿，派我前来真心相请，希望到时一定前去掌勺，办完事后我家老爷还有答谢。”看见李一勺听后在寻思着什么，管家接着说：“邓老爷这次可是六十大寿，打算大办，花销对于我们老爷家不是问题，只要热闹、风光，老爷高兴，别的什么都好说，怕您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这次还特意请了‘快刀刘’一同主厨，他已经答

应了。”“好，我去。”

三月初八这天到了，邓富安家院里院外除了亲戚朋友、街坊邻里，还请了不少外面有头有脸的人，琉璃窑主六当家的也在其中，大家进进出出地前来给邓富安拜寿道贺。前院里整齐地排满了八桌，菜肴和酒食早就置备好了，是按琉璃渠村里办事的老规矩“十二八”，十二个盘、八个碗。但邓富安家的十二八和普通村人百姓办事的十二八不可能相提并论，普通人家，为了面子，只是凑够这个席面上的盘碗数就行了，菜肴简单便宜，而邓富安寿宴上的十二八，那可都是平素里普通百姓很难见到的干货菜肴，鸡鸭鱼肉、熬炒咕嘟炖样样齐全。

李一勺跟着“快刀刘”终于有了一次在本村乡亲邻里面前真正施展自己厨艺的机会了，这种场合，他俩都很卖力气。煎炸炖炒，色香味形，花样翻新，真是菜美汤鲜。“快刀刘”还把自己那道拿手的菜肴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给奉献了出来。宴席上的宾客对他们俩主厨的菜肴都频频点头，赞不绝口，“好！好！尤其是这道鳜鱼，那可是当年慈禧老佛爷最爱吃的，肉

质软嫩、鲜美，口感极佳……”邓富安今天真是的高兴了，听到宾客们对宴席的赞誉，他的嘴巴快咧到耳朵根子去了，过程中他亲自到厨上各赏了李一勺和“快刀刘”五块大洋。

邓富安的小妾菊红也来到厨上两次，她在席上吃了可口的菜肴，就想过来看看厨子们做菜，平时她也爱鼓捣个吃食。一到后厨，菊红看见大家有条不紊地都在忙活着手中的事，洗菜的、切菜的、做菜的、端盘的……她一眼认出了两个掌勺大厨之一的李一勺，那不正是正月十五听戏那天和自己擦身而过的后生？她不禁眼睛一亮，脸上又飞起了别人不易察觉的两片红云。可这偏偏让李一勺清楚地看到了，他不由得又凝神而专注地望向了菊红那双清澈的眼睛，四目相对，菊红低下头，飞快地转身离开了。

这时，管家的嗓音清晰而洪亮地传过来，“为给我家老爷庆六十大寿，晚上还特意邀请了六合班，在长桥戏台子给大家唱上两出山西梆子的折子戏，大家都去捧场！”“好！”“好！”“就爱听这口儿！”屋里院中的宾客热烈响应，后厨的李一勺也听到了，他也一定要去看。

(未完待续)

被夜风

吹过的梦

王过冬

飘零的岁月无止境地摇曳着故乡的明月
从落叶飘向南方忆起

在岁月的脚步中越拉越长

身后的背影

故乡和他乡的距离有多远

眺望看远方

抖落制服上的风尘

我一次次地追问

透过星星的眼睛

整顿好豆腐块大的心思

闹钟一次次的惊醒了我的梦

我躺在硬邦邦的床上

思念的车轮在都市中忘记了疼痛

一次又一次地叹息

马尾草在堆满沧桑的额头上

喃喃地说：该上岗了

两手把还没有团圆的风纪扣系上

扶扶跟随我多年的大檐帽

夜色中我用脚丈量着人生的高度

帽徽凝视着前方

写下一首首懵懂的诗

在夜风中我拽了拽大衣领

月亮是我的梦

星星是我伙伴